
陳登原編

中國文化史
(下)

後序

方登原之意圖草創中國文化史也。實以某氏之書於心未愜，妄思一奮庾公子斯之勇云。

民國二十年之冬，朱兆萃君以夫已氏之介，寓書勉以作此。當時計年盡一卷，卷十萬言，蓋格於世界書局之例云。卽以此故，取舍之際，頗費周章。徐劍綠者，友朋中得讀初稿者也。嘗語予曰：『正史爲中國已有之史料，而君文所稱引綦少，我竊以爲惑。』實則豈特正史而已？通典通考諸書，固亦以格於成例，不及引列。卽私心以爲當重視之者，如國朝記述正音書院亦往往爲章句所拘，每有節文。此實事之無可奈何，而私心深引爲憾者，他日草國史舊聞時，當彌補之也。

而所憾者，蓋不止此。憶此書之初屬筆，予正挈眷，僦居南京。自問見聞，得與李小綠繆鳳林諸先生，時相往還。殊不落實。至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日，近世卷已將半矣。忽逢事變，旅居蘇州。蔣福雷轟，似子厚之竄柳金。季子效容甫之備書。話厲日聞，嘲弄斯作。痛心嗟來之食，屏營祖僧之間。斯則今日念及，猶爲戚戚者乎！至於夫已氏者，相交不可謂不久。然而來蘇之後，頗以落拓見菲。龐然自大，遼東之白豕也。德色吝然，水滸之王倫也。日積月漸，隔膜加甚。遂至謗生肘腋，頻來乞火之疑。譽隨時空，屢招汪中之罵。予當時有時云：『風送燕雀陶園裏，雨打青蛙大井中。』蓋紀實矣。

二十五年之二月，夫已氏之計已售。要君之似道既留，直筆之葉李斯黜。衣冠焦卒，去秦而歸。歸對舊廬，怡然無涕。弟叔陶慰之曰：成學問者，不汲汲於近功，作久買者，不皇皇於小利。家故有薄田二頃，書數萬卷，體

粥可以無憂，披閱可以頤志。胡爲戚戚而與治村書者校一日之短長乎？余聞其言，而意由是釋然焉。乃發憤展家中舊戔，盡出南京所鈔書，而斯書於以畢成。時二十五年八月十四日，上離兆萃君屬意之時，前後蓋已四年矣。

嗟夫！詩存風懷，竹垞之暮年有恨，詞雜綺語，魯直之身後可儆。醜婦所以完家，悍婦所以助學，念奇齡癯祭之嘲，西河卒以不朽，憶馮衍坎壈之苦，敬通終能策名。用知夫婦道苦，生人道甘，而翻書賭酒，前人蓋盡欺予也。往越縵老人，暮年孤苦，寄食京華，夜半夢少年之事，起牀作旁皇之走。堂見越縵日記情生於文，由來久矣。至於蕭后迷樓之對，小憐玉體之陳，前史所載，未可厚誣。然則國亡家破，亦且置之度外。矧此東竄西奪，餒釘鈔襲之作哉？

情天小劫，回頭已昨。失行蕩志，啼笑皆非。第吾書亦頗具本末，則嘗悻然而言曰：『以視夫已氏之情游枇杷之巷，身染不治之毒，囿於兔園冊子，而闢於大理者，爲己爲人之學，其區分類別，尙有以可以自慰者存乎？』愛志其喟於後，時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己巳也。

目錄

卷三 近古卷

第一章 近古文化概說	一
一 本系文化之延長	一
二 近古文化之特徵	五
第二章 近古文化史中之陰霾	一〇
三 婦女地位之降落	一〇
四 臣子地位之低落	一六
五 平民地位之低落	二〇
六 民族地位之降低	二四
第三章 抗衡黑暗之文治	二九
七 印刷術	二九
八 孟酒釋兵權	三四
第四章 寧靜與掙扎	三九
九 書院制度	三九
一〇 官學與選舉	四三
一一 道學	四八

一二	神宗熙寧前之時世	五三
一三	熙寧更法	五七
一四	自元祐至崇寧	六三
第五章	新外族之陶冶	六七
一五	西夏與遼之開發	六七
一六	宋金文物關係	七二
第六章	舊民族文明述	七六
一七	宋代詩文	七六
一八	經學語錄及小說	八一
一九	宋詞概說	八六
二〇	北宋人學藝	九一
二一	宋藝術	九六
第七章	南宋文明史	一〇一
二二	南方開明與湖山沉醉	一〇一
二三	文學方向之轉變	一〇五
二四	理學方向之轉變	一一一
二五	南宋文明之病徵	一一六
第八章	異族入主與新文明	一二一
二六	元人之承襲與掀動	一二一

二七 元人海運……………一二六

二八 北部文物之維護……………一三〇

二九 元人學藝……………一三四

第九章 明朝成立以後……………一三九

三〇 專斷政治之更進一層……………一三九

三一 民生困苦之更進一層……………一四四

三二 理學之波折與萎沉……………一四八

三三 奴婢與婦女之沉淪……………一五二

第十章 明人文物……………一五六

三四 書院制度之延長……………一五六

三五 詩文社之勃興……………一六〇

三六 明代詩文……………一六四

三七 八股文與雜體文學……………一六九

三八 公私之收藏……………一七三

三九 明代技藝論叢……………一七八

卷四 近世卷

第一章 近世文化概說……………一八五

一 本系文化之延長……………一八五

二 近世文化之特色……………一八九

第二章 西教與西學之萌芽……………一九四

三 初期來華之基督教……………一九四

四 初期基督教徒之風度……………一九九

五 西教士之學術的表演……………二〇三

六 國人之迎拒……………二〇九

第三章 屠殺與玩弄……………二一五

七 滿漢歧異……………二一五

八 文字獄之慘聞……………二二〇

九 考試與特舉……………二二四

一〇 四庫全書……………二二九

第四章 清學術之轉換方面……………一二二七

一一 藏書與校勘……………一二三七

一二 清學述概(上)……………一二四一

一三 清學述概(下)……………一二四六

一四 清代文藝雜事……………一二五一

第五章 清政局之轉換方面……………一二五六

一五 吏治之刷新與腐敗……………一二五六

一六 國力之消長及邊疆經營之欠缺……………一二六〇

一七 滿漢同化問題……………二六五

第六章 由海洋來之波浪……………二六九

一八 由禁海至開海……………二六九

一九 西洋技藝之認識……………二七四

二〇 民族創痛之開始……………二七八

二一 對外態度之轉變……………二八三

二二 堅甲利兵政策之來因去果……………二八八

第七章 國家財計之變革……………二九二

二三 賦稅制度之因革……………二九二

二四 社會經濟之病態……………二九六

二五 農商業之凋敝……………三〇〇

第八章 追求西洋文明之徬徨……………三〇五

二六 機械之仿造與採用……………三〇五

二七 西洋政術之探討……………三〇九

二八 國人視聽之更易……………三一四

第九章 中國之演變……………三二一

二九 新政治之建設……………三二一

三〇 新經濟之建設……………三二二

三一 新婦女之建設……………三二七

第十章 中國之文藝復興

三二	新文學運動	三二一
三三	新文字與新語言	三三一
三四	新教育之演進	三三五
三五	科學運動與國故整理	三四三
三六	最近中國之進步	三四九

卷二 近古卷

第一章 近古文化概說

一 本系文化之延長

言中古文化時，曾指以爲上古文化之延長。延長云云，於近古文化史，亦可徵信云。所謂近古者，蓋指宋以訖明季。非明之亡然其間，固雅有中世之流風遺沫云。列舉於下。

以政治言之。中古史中，固有君主專斷之傾向，而近古效而尤之。然亦有非限君主之論調，而近古亦仍而存之。以前者言，則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云：「丞相秦官也，自漢末改爲大司徒，歷代不能正。國初循唐制，以王公至列曹同平章事爲宰相……神宗新官制，以三省置侍中、中書、尚書二令，虛而不除……以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爲兩相。然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爲復之，尚書承而行之，則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事矣。」以後者言，相之名位雖低，而仍中古之遺，相權蓋仍隆。顧氏曰知錄引漢唐封駁之制，謂爾時大臣可以封還詔書，以爲「人臣執法之正，人主聽言之明，可以並見。五代廢弛，宋太宗淳化四年，始復給事中封駁，而司馬池猶謂門下雖

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以下，非所以防過舉也。日知錄九考諸宋史，太祖欲官符彥卿，而趙普懷「宣」不行。宋史石守信傳哲宗時王岩叟以天子任「命」，不由門下省出，岩叟請對，言之益切。宋三王傳則君權之稍有限制，殆亦中古之遺。

上皆由事實方面立論，其在言論上亦然。以君權之漸大言之，中古史中，王導不肯與元帝並坐，以為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晉六十五王導傳考唐書八十劉文靜傳，亦有此語。其在近古史中之宋，則王曾筆錄云：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座，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唐室歷五代，不改其制，抑古所

謂坐而論道歟。國初，范質王溥在相位，上雖傾心眷倚，而質等自以前朝舊相，且憚上英俊，具劄子面取進止，退各疏所得聖旨，臣等同署名以識之。如此則盡秉承之方，免□誤之失。帝從之，自此奏御寢多，或至叶

是。啜茶之禮尋廢，固勿暇於坐論矣。頁七至八學津討原本此與王導劉文靜之說，同為小儒拘拘者矣。以君權

之尚小言之，中古史人君呼人臣，時或用「君」用「公」。漢周亞夫傳唐而宋祖與慕容延釗，固猶相一爾

汝。宋二五中古史中，段灼告武帝：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晉四八宋王應麟成困學紀聞六亦不忘情

於「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史事雖紛囂，然有關係如斯。

以經濟社會言之，近古史上之大事，有地主之縱恣，及女權之低落。關於後者，近古之宋儒，好言餓死事小，失節

事大。朱子文集二十而隋高帝時，已「以風俗淩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九品妻毋得再醮」。隋七十五是先乎宋

儒。而早有輕女者。關於前者，吾書曾引陸贄言，及王酒胡事。王酒胡見玉泉子頁三十三考洪容齋三筆卷十六多云：「蔡

州富人盧助教，以刻核起家。因至田僕之居，為僕父子四人所執，投置杵臼內，搗碎其軀為肉泥。既鞠治成獄，而遇

己酉赦恩獲免。至復登盧氏之門，憤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莊收穀？」是後乎唐世，而益有恃富欺貧，以招急冤之反噬者。

明史一六 丁喧傳載，正統間，漳泉以農民不肯向田主餽粟，而至有鄧茂七之亂，固亦此類——此屬於經濟方面。

濟方面。

又如社會習俗，宋俞成螢雪叢說說部六十九引云：「據胡床，畜蕃狗，舞柘枝，動蠻樂，皆士大夫之所不可爲；而爲之者，無乃循習已久，而恬不知怪乎？」俞氏歎此，爲以用夏變夷。考胡床之用，漢末三國，蓋已有之。語詳十七史商榷二

十四 貨而番樂之用，亦非近古始然，語在中古文化史第二節所引王建涼州行。

至如以思想言之，近古史中，非曰宋儒之學耶。然亦兩晉清談之餘耳。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云：「魏晉清談」

人言老莊清談也；宋明人言心性，亦清談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矣；故曰道不遠人。後之言道者，以孝弟忠信爲淺近，而騁心於空虛竊遠之地，與晉人清談奚以異哉？顧寧人云：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

豈以人之性不甚相遠，故其跡相類耶？

卽如宋儒語錄，蓋亦中世之遺。養新錄又言：「佛書初入中國，曰經、曰律、曰論，無所謂語錄也。達摩西來，自稱教外別傳，直指心印，數傳以後，其徒日衆，而語錄興焉。支離俚鄙之言，率爲鴻寶，並佛所說之經典，亦束之高閣矣。釋之語錄，始於唐，儒之語錄始於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教也。語錄行而儒學有鄙倍之言矣，語錄行而有言而不必有德者矣！」意同。

以文藝言之，近古之受於中古之沾溉者，亦不少焉。近人豔稱宋詞，而莫是龍筆塵尾一奇晉書本云：「寒鴉飛數點，流

三 近古卷

水繞孤村，斜陽欲落處，一望暗消魂。此隋煬帝野望詩也，何異唐人五言絕句體？而秦少游改作小詞。『近人盛治元劇，而授之於古，史記滑稽傳，已有優孟衣冠，能爲孫叔之形，以惑楚王。』西京雜記三又載黃公治虎之戲。至唐則有蘭陵王踏搖娘諸作，見於舊唐書。音樂志又有參軍戲，趙璘因話錄一卷云：『肅宗宴於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緣衣乘簡者，謂之參軍。』范攄雲溪友議九卷云：『優伶周季南，善弄參軍，歌聲徹雲。』降至元，則陶宗儀言：『副淨，古謂之參軍』矣。韻辨錄二十五胡少室云：『世所盛行宋元詞曲，咸以防於唐末。然實陳隋始之。蓋齊梁月露之體，矜華角麗，固已造端。至陳隋二主，並富才情，俱涵聲色，所爲長短歌行，率宋人詞中語也。煬之春江玉樹諸篇，尤近。至望江南諸闕，唐宋元人沿襲至今，詞曲濫觴，實始此際。』又云：『優伶戲文，自優孟抵掌孫叔，實始濫觴，漢官者傳，脂粉侍中，亦後世裝旦之漸也。』魏陳思傳，粉墨堆髻，胡舞，誦俳優小說，雖假以逞其豪俊爽邁之氣，然當時優家者流，裝束固可槩見。而後世所爲副淨等色，有自來矣。』同見少室山房筆叢四十一卷可知戲詞之受沾溉者，亦豈特參軍隋詞一二節而已哉。

參軍之名既起於唐，而宋時仍之。岳珂程史云：『秦檜賜第望仙橋，賜銀絹萬匹兩……有詔，就第賜宴。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褒檜之功德。一伶以荷葉交椅從之。參軍方拱揖謝，忽墮其幘頭，見髻後有二大巾環爲飾。伶指而問曰：「此何環？」曰：「二聖環。」伶遽取仆擊參軍之首曰：「爾但坐太師交椅，清取銀絹例物，此環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明日下伶於獄。』程史七此其徵焉。

卽以科學論之，亦可證前此之所有，近古仍受其餘。中古史中，稱祖冲之之千里船。中古二然宋史岳飛傳虞允文傳，陸游老學庵筆記，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吳自牧夢梁錄二，卷十仍記其事。說詳拙作祖冲之傳後人

文五卷七期又稱記里鼓車，中古史二九然宋史二九燕肅傳仍稱『嘗造指南記里鼓二車及鼓器以獻。』則制於中古者，未絕跡焉。近古史中，印刷爲大事矣，印刷分拓墨雕版二事，考石經之起，遠推自漢。因學紀聞八謂『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出范書魏正始則邯鄲淳，出魏書晉裴頠，出晉書唐開成中唐元度，出舊唐文宗紀後蜀孫逢吉等，出范成大石經始末記

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出宋史藝文志中興，高廟御書，出玉海四十三則拓墨之法，中古已有，而雕版亦未嘗不如斯焉。案和凝雕板，已見五代史記六十王修版本述云：『鏤板刻書，意在流傳，然經書史籍，初無版行。而歷日字書，通俗淺陋之書，需之者衆，故先有雕板。佛經以誦諷供養者衆，故亦先有雕板。日本寶龜元年，有陀羅尼經之刻，在代宗大歷五年，可旁證也。大歷四年，元白刊刻詩文，固無實證。以時考之，未爲背謬。唐時雕印之書，咸通以前，已稱極盛。燉煌千佛洞有咸通九年，王圜所刻金剛經，今存英倫博物院。每半葉六行，行二十字，實爲宋元高麗明刻佛經之先河。』浙江圖書館館刊三卷三期則中古期中，唐人刻書，固信而可徵者已。

二 近古文化之特徵

然近古文化，豈無以異於中古乎？則又不然。列舉其大，蓋有五端：其一，則國力之衰微與強大難奢而至也。此蓋於宋元而徵之。

宋自太祖接五代亂離，太宗曾北伐契丹，『自燕京城下軍潰，北人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爲所奪。從人宮嬪，盡陷沒。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瘡發云。蓋北人乃不共戴天之仇，反捐金帛數十萬以事之爲叔父。王國默記可知宋初已屈辱矣。以後二百年間，對北人常輸歲幣。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六歲幣條具見其低首佞。趙翼云：

『宋之爲國，始終以和議而存，不和議而亡。蓋其兵力本弱，而所值遼金元三朝，皆當勃興之運，天之所興，固非人力可爭。』（魏記二十）葉適亦喟然而曰：『天下之弱勢，歷數古人之爲國，無甚於本朝者。』（水心集卷五）蓋高宗南渡，厓山舟覆，初乃必然者也。

邵伯溫聞見前錄（卷十）云：『康節先公嘗言祖宗立天下之士，非前朝可比。內無大臣跋扈，外無藩鎮專橫，獨夷狄爲可慮。故有十六國詩云：「普天之下號寰區，大禹曾經治水餘。衣到敝時多蟣虱，爪當爛處足蟲蛙。龍章本不資狂寇，象魏何曾薦亂胡。尼父有言堪味取，當時欠一管夷吾。」』北宋弱勢可想，況南宋乎？

但宋亡元繼國力則又勃然。曩會謂唐討日本，只劉仁軌一勝。（中古卷三）然元人之攻日也，『辛巳六月半，元賊由四明下海，大船七千隻，至七月半，抵倭口白骨山。築土城，駐兵對壘。晦日，大風雨作，雹大如拳。船爲大浪掀翻，隄軍半沒於水。海船僅回四百餘隻，二十萬人在白骨山上，無船渡歸，爲倭人盡剿，山上素無人居，惟多巨蛇。相傳唐東征將士，咸隕命此山。故曰白骨山，又曰骷髏山。元賊又道白高麗，往攻倭，敗尤甚。其會既歸，幾遭虜主所殺，並罰賠金銀鈔物，咸窘且怒，虜主又謀舉攻之。耽羅國航倭甚近，疑已奔據其國。運餉調兵於彼，爲餉衆窺倭之地。』（鄭思軒）

（史卷上頁六十七）聲勢喧赫，亦可謂雖敗猶榮。豈止於今日書之，而足以資吾民之感喟哉？

其二，則南方之開發與北方之啓發，仍相並而至也。

以北方言之，遼金元三代，決非中古史中五胡之比。遼太祖則用韓延徽，『營都室，建宮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

井井。』（遼七十四）金滅遼而興，則宋人且稱之曰：『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滅。』（宋四三六）其在於元，忽必

烈亦用邪律楚材，『定賦稅，草儀制，禁屠殺，進圖書。』時人比以爲治天下匠。（見陶九成輟耕錄）則北方三大族，更迭

開化，此固前世所無者也。其在南方，亦以康王南渡，世家從行，故南方益以華矣。陳亮語孝宗『今卿將相，大抵多江淮閩蜀之人。』宋史四六○崔與之傳論云：『唐張九齡姜公輔，宋余靖，皆出於嶺嶠之南，而爲名世公卿。造物者，曷嘗擇地而生賢？』羅大經曰：『巴邛閬嶠，夙稱荒陋，而漢唐以來，漸產人材。至本朝益盛，古稱山西出將，山東出相，又曰汝穎多奇士，燕趙多佳人，其說拘矣。』補卷五南方之日繁榮，此詩人所以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歎，而金主亮所爲起駐馬吳山之羨者也。

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云：『紹興淳熙之間，頗稱康裕。君相耽逸，縱樂湖山，無復新亭之淚。有林升者題

一絕旅邸云：『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此南人自道其

盛也。中興禦侮錄卷上頁二〇云：『亮一日登揚州望江亭，指顧江山之勝，謂其下曰：朕不入浙，誓不反國。因

改其亭曰不歸亭。賦詩於壁曰：萬國車書久混同，江南何尚隔華封。提兵百萬西湖上，駐馬吳山第一峯。』

心史卷下頁七七云：『北地稱真定府最爲繁華富庶。有南人北遊，歸而言曰：曾不及吳城十分之一二。他州城

郭更荒涼不足取。宜乎北人來南，遇有所見，率私懷喜嗟訝。』此可以見宋元時代之南方矣。

其三，則中古時期所產生之思潮，至近古則混合爲一也。

考中古思潮，首推儒釋道，然隋書李士謙傳，有日月五星之別。唐咸通中，優人李可及，亦戲爲三教論衡。詳知不足齋本唐缺

史卷下是三教者，蓋尙鼎立。其在於宋，則三者混而爲一，以爲宋明理學之胚。程明道『出入於老釋者數十年。』宋元

學案卷十三朱熹則辛棄疾弔之曰：『案上數編書，非莊即老；會說妄言，始知道。萬句千言，不能自忘堪笑。今朝梅雨霽，

青天好。』稼軒樂府卷七（四印齊本）蓋宋元明經學，實已集三教之大成。胡應麟曰：『宋初，邢昺等尙多以注疏

讀莊子問朱晦庵即世

傳。至洛閩談理，而經學迥別前代矣。〔筆叢卷三十八〕姚際恒云：「周程張朱，皆出於禪……程朱之學不息，孔孟之道不著。」〔四庫提要一百二十九〕宋儒理學之功，且莫證然亦以見宋明人之言經，有以異夫漢唐人之說經，而更有異於清人之說經焉。此亦文化史中一大事云。

近古學者，損耗精力於道學，較之宋之削弱，其害尤烈。例如太極無極之辨，實不過儒學之張冠李戴。朱彝尊太極圖授受考云：「自漢以來，諸儒言易，莫有及太極圖者……惟道家者流，著太極三五之說，唐開元中，明皇爲制敕，而東蜀孟珙，注玉清無極洞仙經，衍有「無極」「太極」諸圖。按陳子昂感遇詩云：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陳搏居華山，曾以無極圖刊諸石。爲圖者四，位五行其中……乃方士修煉之術，爾相傳傳受之吳品，品受之鍾離權，權得其說於伯陽，伯陽聞其說於河上公，未嘗僞爲千聖不傳之祕也。元公取其圖而轉易之，亦爲圖者四，位五行其中……更名之曰太極圖，仍不沒無極之旨。由是諸儒推演其說。」〔學書亭集卷五十八〕蓋宋儒理學之出於釋道，而文以儒家之名，灼然無可疑也。包羅爲一，所謂推陳出新者是也。皮錫瑞曰：「困學紀聞云：『自漢儒至於慶歷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尙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據王氏說，是經學自漢至宋初，未嘗大變。至慶歷始一大變也。七經小傳，劉敞作。三經新義，王安石作。元祐諸公，排斥王學，而伊川易傳，專明義理，東坡書傳，橫生議論，雖皆傳世，亦各標新。」〔經學歷史四十八頁〕然則理學固自古所無，而經學亦異於前此也。

其四，則近古期中，頗有新興之科學也。
雕板且別論，如以大器言之。李慈銘越縕堂日記曰：「梁陳書等敍傳云：敍陳於巴州，因便風下舫，募軍中小艦，